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1008

中国特色政治术语“家国情怀”翻译规范研究

刘红华^{1,2}, 单雯轩¹

(1. 湖南工业大学 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2.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南 长沙 410005)

摘要:“家国情怀”作为承载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特色政治术语典型代表,其长期多元且规范缺失的英译现状严重阻碍了跨文化传播。“家国情怀”历经数千年演变,吸纳不同时代精神印记,层累多重语义,兼具结构、伦理和情感等多重维度。其翻译存在多种版本,对其五种主要形式进行跨文化接受度实证调查,结果显示:“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因平衡“家-国”双重维度及责任情感表达,接受度最高。对于“家国情怀”这类蕴含文化独特性的术语,简单套用目标语既有词汇或浅层直译,难以实现充分性与可接受性的平衡,理想译法应在保留核心要素、传达深层意涵的同时,兼顾目标语的语义适配性与受众认知习惯。

关键词:政治话语;“家国情怀”;翻译规范;概念史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1-0064-08

On Translation Norms of Chinese Political Term “Jia Guo Qing Huai”

LIU Honghua^{1,2}, SHAN Wenxuan¹

(1. College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2. Hunan Academy of Education Sciences, Changsha 410005,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Chinese political term imbued with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Jia Guo Qing Huai” has long been rendered into English in diverse ways lacking standardization, a situation that severely hampers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ving evolved over several millennia, the concept of “Jia Guo Qing Huai” has absorbed the spiritual imprint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eras, accumulated layered semantic meanings, and embodies multiple dimensions—including structural, ethical, and emotional ones. Although various English translations exist, an empirical survey of the cross-cultural acceptability of its five major renderings reveals that “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 achieves the highest level of acceptance, as it most effectively balances the dual family-nation dimensions and expresses the associate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emotional commitment. For culturally embedded terms such as “Jia Guo Qing Huai”, simply applying existing target-language equivalents or relying on superficial literal translation cannot strike an appropriate balance between semantic adequacy and reader acceptability. An ideal translation should retain the core components and convey the

收稿日期:2025-09-1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基金资助项目“全面抗战时期《美亚》涉中共政治主张整理、翻译与研究”(XSP25YBC138);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基金项目“AI驱动的地方高校大学英语口语教学新模式构建与实践”(202502000973)

作者简介:刘红华,女,湖南永州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红色文献翻译、社会翻译学、域外党史。

term's deeper conceptual implications while ensuring semantic adaptability and cognitive accessibility for target-language audiences.

Keywords: political discourse; “Jia Guo Qing Huai”; translation norms; conceptual history

在新时代中国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背景下,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成为重要课题, 其中精准翻译承载文化价值的中国特色政治术语尤为关键。“家国情怀”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伦理观念与政治文化传统, 更在当代中国社会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与导向意义^[1-2]。然而, 该术语的英译实践长期呈现多元纷杂、莫衷一是的局面, 不仅未能有效传递其丰富内涵, 反而可能引发跨文化误读, 阻碍中国声音的清晰表达与国际社会的准确理解。因此, 深入剖析“家国情怀”的翻译困境, 探寻兼顾文化意蕴与传播效果的优化路径, 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增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文拟突破传统翻译对策研究的局限, 引入概念史^[3-4]与翻译规范理论^[5]相结合的分析框架。概念史视角有助于深入历史语境, 辨析“家国情怀”在不同社会阶段的核心意涵、语义流变及其背后的文化基因, 揭示其内在的复杂性与多维性。翻译规范理论则为系统考察现有译法提供了理论工具, 使我们能够分析不同译本所遵循或偏离的翻译规范, 并理解这些规范冲突如何导致翻译实践的分歧。

基于此理论框架, 本文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1) “家国情怀”核心内涵的历史演变轨迹如何? 这种演变给其跨文化翻译带来了哪些固有挑战?(2) 当前学术界与翻译实践中主要的“家国情怀”英译版本有哪些? 它们各自遵循何种翻译规范? 在多大程度上准确传达源语概念, 并可能引发何种理解偏差?(3) 结合概念内涵分析与跨文化接受度考量(辅以实证调查数据), 何种英译策略与表达更能平衡准确性、可接受性与传播效能, 从而构成当前语境下的优化选择?

为系统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将综合运用文献与概念史分析法追溯“家国情怀”的语义演变与历史流变, 通过语料库分析评估现有英译的图景与

得失, 辅以针对英语母语者的问卷调查实证探究不同译法的可理解性与接受度, 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具适配性的推荐译法, 并探讨其对中国特色话语外译的普遍启示。

一、“家国情怀”之概念流变与翻译挑战

准确翻译“家国情怀”的前提, 是理解其为动态概念复合体, 内涵丰富性、历史层叠性及文化绑定性构成其翻译难点。下文将运用概念史方法, 追踪语义流变与共时语境意涵, 剖析其跨文化转译挑战。

(一) 起源与奠基: “家国同构”与“忠孝一体”的文化预设

“家国情怀”的思想源头, 可追溯至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与伦理观念。其核心基石在于“家国同构”理念^[6]。与西方公私领域相对分离的传统不同, 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 将家庭(族)的结构、伦理原则推衍至国家治理层面。《礼记·大学》强调个人修养、家庭和谐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层层递进关系, 为“家国同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家”与“国”形成相互定义的语义场, 奠定概念演变的基础结构, 西方语境缺乏类似文化预设。

与“家国同构”相伴相生的是“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6]。孝, 作为家庭伦理的核心, 要求个体对父母尊亲尽责; 忠, 作为政治伦理的核心, 要求臣民对君主国家效忠。儒家思想通过“移孝作忠”机制, 将对家庭的责任感与情感转化为对国家的责任感与情感。《孝经》提出孝是忠的基础, 体现家国一体的价值观。这种伦理上的连续性, 使得爱家与爱国在价值排序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忠”与“孝”的语义关联及其社会政治功能的绑定, 是理解“家国情怀”伦理维度的关键, 也体现了概念如何塑造并反映特定社会的伦理期望^[7]。西方“loyalty”与“filial piety”缺乏必然转化关系, 翻译需考虑伦理预设差异。

(二) 宋明理学的发展: 士大夫精神与忧患意识的注入

宋明理学的发展及士大夫群体的崛起,使“家国情怀”强化了道德自觉与责任担当,其超越了一般的亲缘或地缘情感。这种融合了深沉情感、道德责任、政治抱负和牺牲精神的复杂“情怀”,“patriotism”难以体现其家庭伦理基础与士大夫精神。

(三) 近代以降的嬗变: 民族危亡与救亡图存的时代烙印

进入近代,面对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空前挑战,“家国情怀”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嬗变,更突出了救亡图存的精神^[8]。这种服务于特定政治动员需求的语义嬗变,使其带上了强烈的时代印记。这一时期“家国情怀”中强烈的集体主义、牺牲奉献精神与民族解放斗争相关的历史语境,使得诸如“nationalism”或强调个体权利的西方政治话语难以准确对应。直译的情感词汇也难以传递其背后沉重的历史感和紧迫的时代使命。

(四) 新时代的丰富与发展: 爱国爱家统一与共同体意识

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家国情怀,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为“家国情怀”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9]。这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新时代的“家国情怀”,强调将个人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倡导爱国与爱家、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它既包含对国家发展成就的自豪感、对民族复兴前景的信念感,也包含对家庭幸福生活、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并进一步拓展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视野中^[10]。其核心在于个体、家庭、国家乃至世界在价值目标上的统一与和谐。这可以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家国情怀”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的又一次意义重构与阐释,旨在凝聚社会共识,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11]。概念的内涵再次扩展,其指涉范围与价值导向都更加明确。新时代“家国情怀”的多层次(个人、家庭、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价值融合性(情感、责任、理想、奋斗),对翻译提出了更高要求。单一强调爱国、国家认同或家

庭情感都显不足。译文需能体现这种多维度的融合以及“爱家爱国相统一”的核心理念^[12]。

综上所述,“家国情怀”并非一个单一、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历经数千年演变,吸纳了不同时代精神印记,积累了多重语义层次,融合了结构性、伦理性和情感性等多重维度的复杂概念。其概念史本身就呈现出不断被再定义、再阐释以适应不同社会政治需求的特征。这种历史积淀的复杂性和动态演变性,正是其难以找到完美对应译法的根本原因^[13]。任何单一的英语词汇都难以完整捕捉其跨越时空的多重意涵与文化预设。这深刻挑战了翻译中追求“对等”的传统规范,迫使我们必须在深刻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审慎选择能够最大程度传递其核心精神、并尽可能减少文化折扣和误读的翻译策略。

二、“家国情怀”之英译实践的多元图景与规范冲突

在梳理了“家国情怀”的内涵后,下文将聚焦其在学术界、官方话语和媒体中的英译实践。本研究系统检索了多个中英文数据库及媒体平台,包括中国知网(CNKI)、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中国日报》、《纽约时报》以及YouTube视频平台,以获取“家国情怀”的主要译法。检索方法及结果如下:截至2025年3月,在中国知网核心期刊及CSSCI期刊中以“家国情怀”为关键词检索,共获得相关论文732篇,其英文译名多达39种版本;在谷歌学术中检索近十年涉及“China/Chinese patriotism”定义的文献,仅有6篇提供了明确定义;在《中国日报》官网近五年的中英双语电子报刊中,以“家国情怀”为关键词检索,共发现9篇涉及其英译的报道;在《纽约时报》官网以“China/Chinese patriotism”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报道多聚焦于中美关系、贸易及政策议题,虽涉及中国“patriotism”,但未阐释“家国情怀”的文化内涵;在YouTube上综合检索前述39种译名及“China/Chinese patriotism”,相关视频内容则主要集中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上述结果表明,“家国情怀”英译呈现多元化和缺乏统一规范的特点。

这些平台分别代表国内学术、国际学术、官方传播、主流媒体和大众文化,本研究以此为基础

构建四维分析框架。此架构力求覆盖“家国情怀”概念传播在学术话语、国际认知、官方叙事与大众传播等不同表意系统的全息图景。

(一) “家国情怀”英译的分布与学科影响

“家国情怀”英译的学科领域及机构类型分布如图1所示。由图1分析可知,“家国情怀”的常见译法“patriotism”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中占比为41%,显著高于外语类(19%)和科技类

(7%)期刊。这一差异表明,机构类型影响译名选择,如双一流高校多遵循中央文献标准,而外语院校更倾向创新。这种学科惯习的分化,实质上是布迪厄所述“学术场域规则”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化^[14]。政治学科追求意识形态表述的权威性,应用语言学侧重跨文化效度,理工科领域则倾向于概念的工具化。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翻译实践的多元与规范的潜在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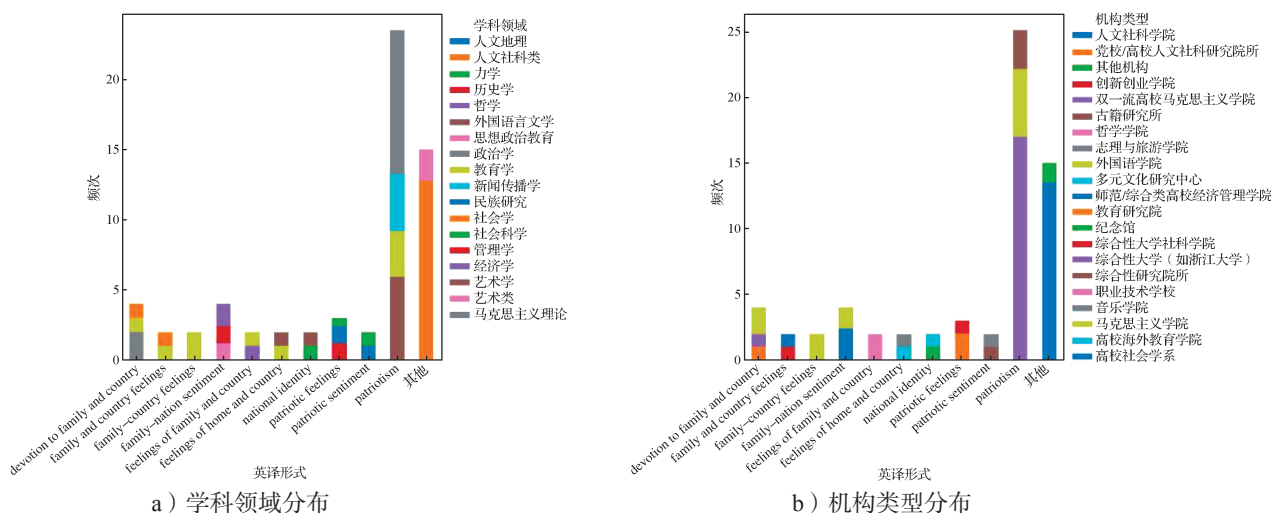


图1 “家国情怀”英译的学科领域及机构类型分布

(二) “patriotism”的语义局限与文化折扣

“patriotism”是常见译法,《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将其释义为“love of your country and willingness to defend it”^[15]。这种看似直接且简洁的译法,优先考虑在目标语读者中实现快速认知,体现了一种倾向于“可接受性”的翻译规范选择^{[5]84}。译者在操作层面可能因此优先选择目标语中现成、常用且易于理解的词汇,以融入目标语语境。

尽管“patriotism”具有表层上的直接性和易理解性,但将“家国情怀”简单等同于“patriotism”,存在语义窄化和文化折扣问题,偏离原概念的核心内涵。其一,忽略“家”的维度。如前文所述,“家”在“家国情怀”中并非可有可无的修饰,而是其结构性与伦理性的根基。“patriotism”遗漏了“家”的维度及其与“国”的辩证统一关系,无法体现“家国同构”“忠孝一体”等中华文化的核心预设,也未能涵盖新时代“爱家爱国相统一”的完整意涵。其二,文化内涵差异。“patriotism”在西方语境中常带民族主义色彩,很难传递中国的包容性国家观;尤其在国际传播中,过度使用“patriotism”

可能无法准确传递中国所倡导的包容性、共同体式的国家观念。其三,未能体现“情怀”的复杂性。

“情怀”不仅是热爱,更包含深沉的情感寄托、道德责任、理想追求乃至忧患意识。“patriotism”主要聚焦于“爱国”行为和态度,难以全面捕捉“情怀”所蕴含的丰富情感层次与伦理深度。即便在讨论中国语境下的“patriotism”时,国外学术界的理解也往往未能充分把握“家国情怀”的完整内涵,这在英文学术论文对“Chinese patriotism”的理解(见表1)中可见一斑。

由表1分析可知,英文学术文献对“Chinese patriotism”的理解集中于情感、政治与集体主义三个层面,多数文献从情感层面将其定义为对国家的热爱、自豪与依恋,部分文献从政治层面关注其对国内事务、社会制度及领导的支持,少数文献则从集体主义层面强调团结与集体精神。这些理解存在明显局限:所有文献均未涉及“家国情怀”中对家庭的眷恋和伦理责任,未能体现“家”与“国”的辩证统一;多将“家国情怀”简化为爱国情感或政治忠诚,忽视了其作为多维文化情怀的特殊性;多数文献停留在情感层面,

表1 英文学术论文对“Chinese patriotism”的理解

英文学术论文	对“Chinese patriotism”的理解
WANG J., JIA 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Patriotism[J]. <i>Advances in Applied Sociology</i> , 2015, 5(5): 161-166.	It is a kind of thought and feeling of loyalty and love to their motherland. (它是一种对祖国的忠诚热爱之情。)
HUANG Z., YANG Z., MENG T. National Identity of Locality: The State,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in Cyber China[J]. <i>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i> , 2023, 28(1): 51-83.	Patriotism captures emotional attachments to the nation, such as love and pride. (爱国主义是对国家的情感依恋, 诸如热爱与自豪。)
SHU D. Evolution of Chinese Patriotism from Past to Present[J]. <i>Chinese Studies</i> , 2022, 11(2): 79-89.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unity of love for motherland, attachment to socialism, and support for the CPC leadership. (其特点表现为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
LIU L., SAI S. Chinese Culture Value Identity and Patriotism Spirit[C]. 3r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and Contemporary Humanity Development (SSCHD 2017). Atlantis Press, 2017: 97-102.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patriotism spirit of solidarity, cultivate and carry forward the patriotic spiri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因此, 我们有必要在发展进程中发挥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作用, 培育和弘扬爱国精神。)
ZHAI Y., LU Y., WU Q. Patriotism, Nationalism, and Evaluations of the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Crisis[J]. <i>Frontiers in Psychology</i> , 2023, 14: 1016435.	Patriotism involves individuals' attachment to their country. It reflects positive feeling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sons and their country. (爱国主义涉及个人对国家的情感联系, 它反映了人与国家关系中的积极情感。)
KWAK C H., MATSUDA K. Patriotism in East Asia[M]. Routledge, 2014.	Patriotism emphasizes a transition of the love of the fatherland to the love for humanity. (爱国主义强调将对祖国的热爱升华为对人类的大爱。)

少数文献虽涉及政治或集体主义维度却未充分体现其中的责任担当。因此, 相关文献对中国语境下“patriotism”的理解未能准确把握“家国情怀”的丰富内涵, 倾向于将其窄化为西方式爱国主义, 忽略了其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与责任相统一的特性。

因此, 尽管“patriotism”在译介中高频使用, 但其在准确传达“家国情怀”核心内涵上存在根本局限——这种译法本质上是以牺牲源语文化独特性为代价、追求目标语认知便利的简化处理, 必然导致文化信息的严重流失与中国文化形象的片面化呈现。

(三) 包含“feeling/sentiment”的译法分析

另一类译法将“情怀”译为“feeling”或“sentiment”, 并与“family and country”组合(如“family and country feelings”“family-nation sentiment”), 侧重形式对等。其优势在于保留“家”“国”并置结构, 体现二者在中国文化中的关联性, 但核心问题集中于“情怀”翻译偏差。其一, “feeling”语义泛化。作为日常用词, 其仅指一般情感, 无法承载“家国情怀”的庄重感、历史厚度与责任追求, 易降格为个人情绪。其二, “sentiment”情感局限。这一译法虽较具体, 但仍偏主观情绪, 难以传达“情怀”中的集体责任。其三, 组合适配性不足。直译短语如“family and country feelings”在英语中显生硬, “family-nation

sentiment”以“nation”替换“country”, 窄化了“国”的政权、领土等多维内涵。

从翻译规范看, 此类译法遵循源语导向的“充分性”原则, 保留“家-国”结构并寻求词汇对应。但症结在于, “feeling”“sentiment”与“情怀”在情感深度及文化负载上差距显著, 既未触及内核, 又因违背目标语习惯导致表达生硬, 陷入“充分性”与“可接受性”的双重失衡境地。

(四) 其他译法简析与共性问题

实践中还存在“love of family and country”“national identity”“feelings/emotions/attachment towards home and country/nation”等译法, 以及少数尝试全面表达的组合(如“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 虽频率不高, 但结构上体现“家-国”结合, 可作为探讨起点)。

具体而言, “love of family and country”虽强调“爱”且直白, 但未体现“情怀”的责任、担当与忧患意识; “national identity”聚焦认同, 却剥离“家”与情感责任; “feelings/emotions/attachment”类译法语义宽泛, 难以捕捉“情怀”的文化深度与道德高度。

以“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为代表的复杂组合译法, 试图涵盖“家-国”双重维度并触及情感责任深度, 但其传播面临共性问题: 或因表述冗长影响理解记忆, 或因词汇差异偏离文化意蕴, 导致精准性与传播效能失衡。这凸显现

有译法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核心挑战——如何平衡源语概念忠实度与目标语接受度。

（五）官方与媒体传播中的“家国情怀”英译实践

在官方对外传播和媒体实践中，“家国情怀”的翻译同样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同样反映

了规范的缺失。

以 *China Daily*（《中国日报》）为例。作为国家级英文媒体，其对“家国情怀”的翻译实践体现了官方话语在尝试对外传达这一概念时的不同侧重，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国日报》官网中英对照文章中“家国情怀”英译

“家国情怀”原文	“家国情怀”英译
厚植家国情怀	and develop a deeper love for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广大青年要厚植家国情怀	Youngsters should keep their country in mind,...
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	cultivating a strong sentiment to love families and the motherland
既有家国情怀，也有人类关怀	care about their family and country
深植家国情怀	full of patriotism
树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	They must be loyal to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have demonstrated a deep concern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深厚的家国情怀	profound love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their family and their country.
增强家国情怀	deeper love for the country

国内官方媒体译文常体现“家国”并举，部分译文保留了“家国情怀”的双重结构，但仍有部分译文仅聚焦国家、剥离家庭维度，导致文化内涵缺失。这种译法的不统一表明，官方层面尚未形成对“家国情怀”的精准翻译共识。

相较之下，西方主流媒体对这一概念认知存在显著差异。以《纽约时报》（截至 2025 年 3 月）“Chinese patriotism”检索结果为例，相关报道多围绕中美贸易战、疫情应对、中国政策等议题，虽提及中国“patriotism”，却未定义“家国情怀”这类深具文化底蕴的概念，反映出其认知空白或新闻价值取向偏差。

YouTube 等国外大众媒体对“爱国情怀”的理解与上述趋势一致。检索“Chinese patriotism”及 39 种英译版本发现，相关视频多聚焦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如分析青年爱国原因、香港“爱国者治港”、爱国主义影视课程等），但普遍将讨论局限于“patriotism”范畴，未触及“家国情怀”特有的家庭伦理、家国同构等深层文化内涵。

（六）多元图景下的规范缺失与挑战

现有译法的核心困境在于“充分性”与“可接受性”的失衡^{[5]94}。译者在词汇选择、句法构建上的决策受潜在规范压力影响，导致实践中普遍存在两难：要么因过度追求目标语“可接受性”而牺牲源语“充分性”（如将“家国情怀”简单等

同于“patriotism”，丢失家庭伦理与家国同构的深层内涵）；要么因执着形式“充分性”而损害“可接受性”（如含“feeling/sentiment”的直译组合，因生硬冗长影响传播效能）。部分译法在两者间摇摆，更加剧了概念碎片化与译名混乱的现象。

当前英译呈现多元、碎片化特征，学术界、国际媒体、公众传播均存在理解偏差，未能平衡源语概念忠实度与目标语接受度。

三、“家国情怀”英译的跨文化接受度调查与分析

翻译效果最终需要在跨文化传播的实际语境中得到检验。译文能否被目标语受众理解、接受，能否准确传达源语意涵，是衡量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为此，本文设计并实施了一项针对英语使用者的问卷调查，旨在实证考察不同“家国情怀”英译版本的跨文化接受度与理解差异，为优化翻译策略提供来自受众视角的依据。

（一）调查设计与样本构成

本调查通过 Google Forms 发布在线问卷，经 X（原 Twitter）、ResearchGate/Academia.edu 学术平台及 SurveySwap/SurveyCircle 互助平台投放，目标群体为具备英语阅读能力的非汉语母语者，数据收集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13 日至 5 月 21 日。问卷核心问题为选择最契合“家国情怀”含义的英译名，提供五个代表性选项：高频简化译法“patriotism”，

直译“爱”的“love of family and country”，强调奉献责任的“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侧重身份认同的“national identity”，直译复合词强调情感的“family-nation sentiment”，并设开放式选项“other (please specify)”及解释性问题，同时收集受访者年龄、文化背景、母语、职业等人口信息用于差异分析。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4份，样本在年龄（18~25岁占比61.4%）、文化背景（覆盖17个国家/地区，以北美、欧洲、亚洲为主）、母语（英语母语者占66%）、职业（学生群体占70.5%）等维度呈现多样性。调查结果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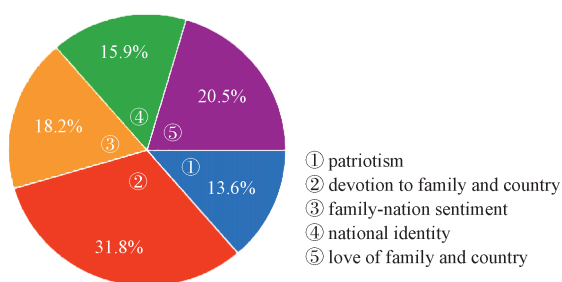


图2 “家国情怀”译文选择调查结果

（二）调查结果分析

1. 总体偏好分析

图2显示，“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支持率最高，“love of family and country”次之，而高频简化译法“patriotism”支持率最低。这一结果初步印证了前文关于“patriotism”等简化译法易丢失“家国情怀”深层文化内涵的判断，表明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能够同时体现“家”与“国”双重维度并蕴含责任或深层情感的译法，反映出目标受众对概念核心要素的感知偏好。

2. 群体差异分析

交叉分析表明，不同文化背景、年龄及职业群体在译名选择偏好上存在显著差异。英语母语者更青睐“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欧洲受访者倾向于选择侧重身份认同的“national identity”，亚洲受访者则对直译“爱”的“love of family and country”支持度更高，这一差异与不同文化对词汇内涵及情感关联的解读有关；年轻群体（18~25岁）偏好“devotion”所承载的责任与奉献意涵，年长者则更倾向于“family-nation sentiment”的复合情感表达，可能反映代际对概念核心价值的认知差异；职业维度上，教育工作者对“devotion”的认可度较高，而学生群体的选择

分布相对均衡，显示职业背景影响对译法严肃性与传播性的权衡。

3. 开放式回答质性分析

对开放式问题的质性分析揭示了译法偏好的深层原因。支持“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的受访者指出，“devotion”强调“承诺”“责任”及“深刻的情感投入”，甚至隐含“牺牲意愿”，与“家国情怀”所包含的责任感高度契合，且相较于“love”或“sentiment”，该词传递出更主动、强烈的情感投入；选择“love of family and country”的受访者认为“love”表达“自然”“直接”且富有“温暖”，符合跨文化理解的基础情感共鸣；而“patriotism”因“忽略家庭维度”“过于政治化”，甚至带有“负面排他性”而遭受较多反对，“sentiment/feeling”类译法则因“太弱”“太被动”或“短暂化”无法体现概念的深度与严肃性而受诟病，“national identity”亦因侧重“归属感”而缺失情感与责任内涵，且同样剥离家庭维度，未能满足概念的完整传递需求而不被接受。

（三）实证结果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启示

调查结果对“家国情怀”英译策略选择具有针对性启示。首先，英译必须保留“家”的核心维度，避免剥离家庭伦理的单向度译法；其次，目标受众对“责任”“承诺”等内涵的重视表明，译法需兼顾概念的情感深度与价值负载；再次，“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因平衡“家-国”双重维度及责任情感表达，成为当前样本中接受度最高的选项；最后，不同文化、年龄、职业群体的偏好差异表明，需结合具体传播语境调整翻译策略，避免单一化处理。尽管研究受样本量限制，结论具有探索性，但其结果仍清晰显示，对于“家国情怀”这类蕴含文化独特性的术语，简单套用目标语既有词汇（如“patriotism”）或浅层直译（如“feeling/sentiment”组合），难以实现充分性与可接受性的平衡，理想译法应在保留核心要素（家与国）、传达深层意涵（情感与责任）的同时，兼顾目标语的语义适配性与受众认知习惯。这一实证研究为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提供了优化方向。

本文综合概念史梳理、文本分析及跨文化实证调查，系统探讨“家国情怀”的英译困境与优化

方案。研究揭示, 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概念, “家国情怀”的内涵并非静态的, 而是在数千年历史中的动态演变, 其深植于“家国同构”“忠孝一体”的文化基因, 融合了士大夫责任、民族救亡、爱国爱家相统一等多元意涵。这种历史积淀的复杂性、动态性, 导致其翻译面临文化基因传递与语义适配的双重挑战。当前英译实践呈现碎片化特征, 高频译法“patriotism”因剥离“家”的维度、窄化“情怀”的责任内涵, 存在文化误读风险; 而包含“feeling/sentiment”的直译组合, 又因情感表达浅层化、文化契合度不足, 难以完整传递概念的伦理深度, 反映出文化负载术语翻译中忠实性与可接受性的内在冲突。

实证调查结果显示, 目标语受众对兼顾“家-国”双重维度、蕴含责任承诺意味的译法接受度更高。基于概念内涵辨析、现有译法批判及受众反馈, 本文认为, “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为当前语境下的优选方案。该译法通过“family”与“country”的并置, 直观保留“家”“国”核心要素, 避免单向度解读; “devotion”一词超越“love”的表层情感或“sentiment”的短暂性, 强调“深刻情感投入”“强烈责任感”乃至“奉献精神”, 精准呼应“家国情怀”中“责任担当”的伦理内核。尽管翻译无法完全规避文化折扣, 但此译法在源语内涵忠实性与目标语语境适配性之间达成了较优平衡, 有效减少了语义损耗与跨文化误读, 为术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具效力的表达方案。

本研究并不以为“家国情怀”提供具体译法建议为目标, 而意在于方法论层面构建起“概念史溯源—文本译法批判—实证接受度检验”的整合分析框架, 并深化对中国特色政治文化术语翻译复杂性的认知。研究表明, 此类术语的翻译需超越词典对等, 扎根概念的历史文化根系, 警惕目标语既有词汇的“语义陷阱”, 并重视受众反馈以动态调整传播策略。这一思路对翻译教学亦具启示: 可引导学生突破字面转换思维, 培养其文化内涵挖掘能力、译法批判性辨析能力及跨文化传播语境意识, 助力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精准性的提升。

研究存在概念史梳理深度、语料库覆盖范围、问卷样本量及代表性等方面的局限。未来可从深

化术语历时演变考察、扩大跨文化实证研究规模、比较核心术语翻译策略、追踪推荐译法的实际传播效果及探索 AI 辅助翻译应用等方向拓展。推动“家国情怀”等中国特色话语的有效跨文化传播, 需持续平衡概念本真性与传播适应性, 为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积累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 [1] 王健琳. 家国情怀及其价值指引[J]. 齐鲁学刊, 2023(2): 82-89.
- [2] 焦艳. 习近平家国情怀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及价值意蕴[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10): 22-24.
- [3] KOSELLECK R.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M]. TODD P, KERSTIN B, JOBST W, Translated. Redwo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Foreword xiii.
- [4] 蓝红军, 彭莹. 翻译概念史研究的价值与面向[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2(2): 130-140.
- [5]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12.
- [6] 石宇, 王明生. 新时代青年家国情怀涵育的价值、向度及着力点[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11): 102-108.
- [7] KOSELLECK R.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M]. KEITH T, Translat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267.
- [8] 陈敏, 夏泉. 抗战时期澳门华人的家国情怀表达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6): 106-117.
- [9] 朱慧. 以家庭为基点厚植社会主义家国情怀: 学习《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3(9): 28-35, 107.
- [10] 刘余莉, 聂菲璘. 家国情怀的精神境界与历史文化内涵[J]. 甘肃社会科学, 2021(5): 152-159.
- [11] 黄清涛, 汪永平. 家国情怀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3, 9(3): 68-76.
- [12] 任鹏, 李毅.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家国情怀观[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4): 109-117.
- [13] 魏向清, 杨平. 中国特色话语对外传播与术语翻译标准化[J]. 中国翻译, 2019, 40(1): 91-97.
- [14] BOURDIEU P, WACQUANT L J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9.
- [15] HORNBY A S.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Eighth Edi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504.

责任编辑: 徐海燕